

公訊

Add: 121, Peng Ghee Rd., S'pore, 14.

第1期

15-9-1966

新加坡平儀校友會

本期出8版

非賣品

到大風大浪里去考驗

徹底肅清右傾思想，是當前左派最主要的任務，它對今後左派運動的發展具有十分深遠的影響。由於這場思想大論戰，是空前的，因此，它將進行到底，是毫無疑問的。

這場思想大論戰，也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所有左派都必須高舉反帝反右傾的偉大思想旗幟。前進，這樣才能根本保證左派陣營有可能對敵人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也才有可能使左派運動永不變色。今天，右傾機會主義的勢力還很強大，他們意圖變質左派，瓦解左派，所有左派人士都必須展開鬥爭，我們文化團體也必不可免地要參與這場大鬥爭。我們必須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裡去考驗，獲得經驗，取得教訓，這是我們唯一的途徑。

我們很高興，在這場思想大論戰中，我們覺悟起來了，比以往清醒得多了，我們初步開展了工作，得到了一些經驗，也得到了一些教訓，我們今後將毫不遲疑地繼續開展工作，為群衆服務。今年我會出版了“第十二週年紀念特輯”和發表“譴責叛徒郭鋼和”的聲明等工作，反動派十分不高興，宣佈我會週年特輯為非法刊物，這正暴露了反動派的紙老虎本質，也說明了，我們只要敢於鬥爭，反動派的紙老虎本質也才會被揭穿。反動派不打是不倒的，我們不從鬥爭得到鍛鍊，是不會倔強的。

某一些人，認為我會這樣做太過分，文化團體嘛！只允許談談教育問題，通過教育問題暴露反動政策。這種轉彎抹角的怪念頭，我們不敢領教。其實，這一些人，是希望我會變成一個俱樂部，不關心國家大事，不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不譴責叛徒，要我們庸俗化。這辦不到，永遠也辦不到。

我們這一鮮明的立場，被一些混進左派裡的別有居心者，從中煽風點火，大肆咒罵，攻擊，污蔑我們在目前局勢“低潮”時，亂搞這些活動，可見有問題，是“社青”，是“特務”，企圖打擊我會，模糊同學。我們奉勸這一批人，還是拿鏡子照照自己，免得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魯迅說得好：“帝國主義和我們，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樣利

害不和我們相反，我們的難處，是它們的寶貝；那麼，它們的敵人，當然是我們的朋友了。”事實的發展正是這樣的。我們應該分清大是大非，愛憎分明，針對主要敵人鬥爭，鬥垮它。當這一批牛鬼蛇神正面展開攻擊我們的時候，我們保持高度警惕，站穩立場，做好教育和組織群衆的工作。

爲了左派的前途，爲了肅清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我們應該立場分明，堅定不移，積極捍衛左派正確的思想陣地，宣揚左派正確思想意識，並在工作中堅決執行正確路線，這才是真正的左派。倘使對這場思想大論戰，是採取旁觀，不理不睬，模棱兩可，敵我不分的態度，實際上就是等於幫助反動派和它的代理人。這樣，右傾思想就有泛濫的可能，左派就有變質的可能，我們堅決反對這種作法。

想要跑中間道路是沒有的，不是堅決反右傾，就是協助右傾，企圖投機取巧，都會自取滅亡。魯迅說：“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裡而要做

超階級的作家，生在鬥爭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做給予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頭髮，要離開地球一樣，他離不開，焦躁着，然而並非有人搖了搖頭，使他不敢拔了的緣故。”

我們不能做這樣的人，我們只能做個徹底的革命派，到大風大浪裡去考驗。生活就是戰鬥，在這個戰鬥的時代，難免有困難，更何況我們的鬥爭，是改造社會，改造人的工作，這一場複雜曲折而又長期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是翻天覆地的大變化。因此，我們不能做逃兵，避開這現象，拔着自己的頭髮離開地球的事是不會有的。我們只有勇敢面對困難，迎接困難，研究困難，克服困難，在鬥爭的大風大浪裡改造自己，才能培養自己成爲高尚而偉大的先進者，永保我們革命的美麗青春。

目前，國內外的形勢都對我們有利，只要我們真心誠意搞工作，都有美好的前途，盡管反動派執行法西斯統治，但我們不要害怕，勇敢去面對它吧！

平儀學生紀念斗争一週年

母校中學部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反動政府決置平儀中學部於死地。今年“華文小學離校考試選擇1967年中學表格名單”中，照例沒有平儀中學的名單，平儀中學被關閉是註定了的。它從過去的七班被摧殘至兩班，事實說明了反動政府是消滅華教的罪魁。

八月廿四日，英勇的平儀同學爲紀念鬥爭一週年，掀起了捍衛民族教育、反對封閉中學部的怒潮。他們在校門口掛起了“平儀同學爲反對政府封閉中學部鬥爭一週年紀念”等布條，及無數標語、大字報和漫畫，上書“支持級長的三項要求”、“關閉平儀中學部就是消滅華文教育”、“還我讀書權利”、“抗議政府剝奪學生基本民主權利”等等。大字報還駁斥了反動派各種謬論，漫畫極爲精彩，計有“各民族團結起來，粉碎政府所謂平等

對待四大教育源流的陰謀”、“變質華校”等。哈里李消滅華教的醜態畢露了。當天早上，很多群衆停足圍觀這些不平的申訴，嚇壞了反動政府的官老爺們，他們派了兩輛警車，大小狗一大堆，把標語撕淨，足見他們多麼害怕群衆鬥爭。

平儀事件，把行動黨扼殺民族教育，發展奴化教育的陰謀，徹底暴露在群衆面前。他們理屈詞窮，提不出一點封閉中學部的理由，只能無恥地污蔑和中傷平儀同學，駁斥平儀同學。反動派就是這樣無聊

把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進行到底

目前，我們左翼運動正呈現一片大好形勢，過去籠罩在左翼運動上的右傾機會主義烏雲，已逐漸被掃除了，而且正在大力掃除，這是令人歡欣鼓舞的大好事。

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向前發展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戰鬥旗幟已被革命的人民高高地舉起來了。一批一批的冒牌左翼分子被揭穿了，他們霸佔的重要保壘，被幹事和群衆孤立了、推翻了；然而，他們心懷不滿，死硬到底，繼續散播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和言論，發表對敵人有利，對左翼和人民不利的言論，誤導廣大幹事繼續沿着錯誤的路線滑下去，並且進行反撲，進行污蔑、打擊，造謠、誣騙，攻擊廣大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幹事和支持者，攻擊站穩高舉反帝反右傾機會主義旗幟的左翼團體。

右傾機會主義者敢這樣猖狂，是因為這個黑暗社會是他們產生這種思想毒素的肥沃土壤，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還盤據着的緣故。右傾機會主義者為甚麼會這樣暴跳如雷？是因為他們的面具被揭穿了，他們的陰謀诡計被暴露了，他們不可能再高高地騎在幹事和群衆頭上發號施令，他們不可能再替反動派塗脂抹粉了。因此，他們惡毒地咒罵真正左派，攻擊左派，這是所有右傾機會主義者的共同的老毛病。

今天，沒有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是不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也沒有一個忠誠而又積極的幹事，是不維護左派；不義不容辭地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

左翼運動出現的右傾機會主义思想，是符合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表明了左翼運動比過去更深入地發展；表明了左翼運動將在踏過這一右傾機會主義的死屍，更好地，更波瀾壯闊地向前發展。因為發展是產生於內部矛盾的發現上，是產生於根據這些矛盾而來的對立力量的衝突，以克服這些矛盾。隨着左翼運動中這股逆流的被打倒，左翼運動將顯得更光輝燁爛，革命的鬥爭將更加堅決，而且是真正地為民族民主解放運動而鬥爭，真正有效地打擊敵人。中國人民的革命和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都說明了這個客觀真理。

世界上沒有孤立的現象。右傾機會主義的產生，絕不是偶然的。它是應時為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需要而出現的；是帝國主義和反動派被群衆所唾棄，而不得不改頭換面，採取欺騙政策和鎮壓政策所造成的一，右傾機會主義就是受這種反動策略所迷惑和驅使；一切個人主義思想也是產生右傾機會主義的根源，一些不願意徹底改造世界觀，不

夠條件，應該“保存力量”等等。這種做法，難道不是敵人的代理人嗎？難道不是反人民、反左翼運動和反社會主義事業的牛鬼蛇神嗎？

還有某一些右傾機會主義者，他們對待援越抗美運動不但不表示支持，反而散播破壞的言論，說簽名運動“形式太高，沒有人敢簽”，說甚麼簽名運動是“沒有意義”的。在某些單位的負責人，他們號召幹事投入援越抗美簽名運動時，是附有特殊條件的，要他們的幹事出來訪問時，不要拿宣傳品，不要宣傳，不要做組長，只要跟着，當一個旁人就好，這是何等的過斯底里白色恐怖症。結果，這一群人還是沒有出來訪問，理由是：“爲了安全”。

朋友們，這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面目，這就是左翼運動的敗類，他們已經絲毫沒有一點正義感，更談不上甚麼要反帝反殖了；他們所幹的這一切，都只是對敵人有利，對正義鬥爭只有破壞而已。我們應該將他們清除出左翼運動，和他們劃清界限，同他們鬥爭到底。

但是，右傾機會主義是披着左翼外衣的敵人，因此，危害性特別大，他們打着左翼旗幟反左翼，他們使工作完全癱瘓了，對我們來說，已被害得夠淒慘了，整個工作被他們不知帶到甚麼地方去了，這時候，我們還是猶豫不決，還說甚麼“不是時候”，還說甚麼“反右也要反左”，那就完全上了披着左翼外衣的右傾機會主義者的當了。這是他們散播的歪論，是誤導，企圖進一步使左翼思想大論戰轉換方向，以達到他們可恥的意圖。我們要是還這樣說，那就表明了我們本身有問題，右傾機會主義思想還是很嚴重的。

某一些人，不同意開展反右傾機會主義思想鬥爭，他們害怕提這一名詞，他們所樂意談的是甚麼“捍衛正確路線，反對錯誤路線”。原則立場都錯了，怎麼可能“捍衛”和“反對”呢？

思想決定行動。也就是說，思想支配一切，是統帥，是靈魂。我們要“捍衛正確路線，反對錯誤路線”，就得先站穩原則立場，堅決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使大家的思想求得一致，才可能共同對敵。

在左翼運動裡，提出求同存異，是投機取巧的做法，是荒謬的。我們在左翼運動裡，我們的目標，

(轉入第八版)

平儀事件就是一個生動的實例。某一些右傾機會主義者口喊支持平儀同學，行動上却去撕標語，沒收傳單，跟踪同學，破壞鬥爭，他們這種做法的理由是說平儀同學“腦部簡單”，“過激”，他們還說

一個很好的開端

中正中學美術會反對修改章程鬥爭經過

·一群同學·

中正中學美術會反對修改章程的鬥爭，已被教育部和校方殘酷鎮壓了。七月十一日鬥爭爆發以後，教育部令校方審問美術會五位理事（這五位理事是總務、文書、財政、和研究股），要他們老實招供，警告如果不照實講，政治部也不會放過他們。校方通過各種各樣軟硬兼施的做法要他們寫悔改書，都不能得逞，後來就令這五位理事及另四位同學停學，這一件事件進一步暴露了反動當局的醜惡嘴臉。

美術會反對修改章程的鬥爭，由於表達了廣大同學的心聲，贏得了廣大同學的支持，家長們也都紛紛譴責教育部修改章程的舉動是無理和野蠻的。

七月十一日那天，學校出現了大量的傳單，標語，整個學校呈現一片熱烈的氣氛，同學們情緒高漲，歡呼美術會幹得好，幹得對，對教育部和校方的無理修改章程，表示極端憤慨。另一方面，美術會也遭受了各方面的阻撓，這些阻撓是來自教育部和校方的壓力，以及來自學校某些團體負責人和所謂“進步份子”的攻擊，咒罵和污蔑。這一伙牛鬼蛇神，共唱一個調子。這說明了美術會的鬥爭並沒有白費，它撕開了這一伙人的假面具，教育了廣大的同學。

當反動政府再三企圖撲滅學生健康的日常活動時，美術會始終站在前頭，英勇地反對無理修改章程；而其他團體和美術會某些負責人却表現得如此沉靜，不敢鬥爭。他們說：「美術會這樣做是鬧宗派，是鬧分裂？」他們還諷刺說：「美術會鬥爭，沒有人支持，你們很勇敢啊！」校方也責罵美術會同學說：「你們是華校的敗類」。還說：「你們得不到同學的支持，三個會也不支持你們。大家看，這一批所謂學生的領袖，已淪落到怎樣的地步了！」

到底誰是誰非？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本來，教育部無理修改章程是從前年就開始了，一年比一年糟，尤其今年修改得更不合理。教育部無理修改章程的惡毒目的是很清楚的，各中學的學生團體都被令封閉了，中正中學的學生團體當然也不能幸免，唯一的出路，就是起來維護會，維護同學們的利益，爭取基本民主權利。

今年的二月，照理各學會必須選出新的理事，推展今年的工作。可是，教育部爲了修改章程，不允選舉，一直拖到今天，還不能選舉，這是變相的封閉手段。到七月初，這份無理章程才正式發下來了，同學們一接到如此不合理的章程都

非常不滿，都表示不能接受，要反對這份章程，因爲它把同學們的自由和團體的一切權利都剝奪了。接受這份章程，等於自我侮辱，變質學生團體。因此，美術會員負責同學會曾經要求其他團體負責同學以實際行動反對教育部無理修改章程，於是，四個團體負責人就去找校長，但校長一口拒絕說：“我絕對不考慮再向教育部要求收回修改章程。”

當同學們聽了這消息後，都認爲不能對教育部和學校當局存有幻想，應該大膽地展開鬥爭，不惜犧牲，爭取一個合理的章程，整個學生的健康活動才能正常發展，學運才有真正的前途。但是，四個會的某些負責人却說“不能鬥”；說我們應該有原則的接受章程，要是鬥了，就會上了反動派的當，因爲政府正在找藉口開除同學，如果你一動，它馬上就可以開除你，所以我們應當保存力量。

他們走上一條妥協，投降的道路了，但同學們的情緒並沒有被他們壓下來，相反的，他們更加憤怒，美術會多數負責人看到這種情況，便再三地向其他團體負責人要求，應該勇敢地擔起理事應盡的責任，並提出不應填寫校方所發下的表格，這份表格，是教育部的陰謀，企圖分化同學，減少會員，（從目前的事實可以證明，每一個會的會員頂多不過六、七十名罷了），並且還向他們表示，美術會的立場是決對不會改變的，一定堅決反對這份章程，並要他們慎重考慮美術會的意見。

結果，某團體負責人就決定來一個“簽名運動”簽名呈給校方，還準備呈一份“備忘錄”給董事部，一方面暴露章程的陰謀，一方面向校方請願。然而據了解，他們這樣做並非真心誠意的，而是在欺騙同學，因此，這個簽名運動不久也就告吹了。

他們雖然說要考慮美術會的意見，但却故意拉時間，不給予答覆，美術會負責同學再三催促他們，他們再三推辭，一直拉了幾趟，才說他們不能鬥。這時候，謠言傳來了，說美術會被“鴟鳥”所掌握，並大事破壞美術會的負責人，煽動和拉攏同學，製造美術會本身的分裂。在這同時，校方停止

會的所有活動，並沒收各個“會”和各股的鑰匙，可見，美術會還未鬥爭之前，已處在被封閉的危機了，難道他們的眼睛瞎了嗎？

他們決定不能鬥的理由是：（一）局勢對我們不利，政府會乘機鎮壓，開除同學。

（二）沒有人支持，好像南大和平儀事件一樣，得不到人家的支持，只是部份團體在宣傳上支持而已，所以，南大和平儀事件都失敗了，他們鬥了，學校還是被變質，我們只是爲了一份章程而鬥爭，當然是“理虧”，更沒有人支持。

（三）應該保存力量，因爲這件事跟同學切身利益沒有關係，同學們都害怕鬥爭，可能不敢參加，我們應該加強團結，等以後有力量才鬥也不遲。而且展開鬥爭，並不能教育廣大同學，比如過去中四罷考，給家長的印象很壞，很多家長不敢讓其子女來華校就讀，華校入數減少。

事實說明了這一批人的論調是經不起考驗的，是極爲反動的。事實也說明美術會由於鬥爭，撕破了反動政府的假面具，使社會人士看穿了政府對待學生健康活動，是抱着怎樣的惡毒心腸，並且教育了廣大的同學。因此，美術會這次的鬥爭，是一個很好的開端，它將鼓舞着廣大同學今後爲爭取基本民主權利，奮勇前進！

然而其他會的負責人，並沒有因美術會的鬥爭，而覺醒起來，相反的，他們一錯再錯，越來越不像樣了。他們到處散播謠言，指美術會理事是職業學生，是政治部派來的，他們被開除，早就有職業在等着他們了。這一批人還幸災樂禍的說，美術會五位理事被校方（政治部）下令停學是“活該”的，說甚麼自作自受，獨斷獨行，更嚴重的，他們還警告說，如果美術會不停止鬥爭，他們準備嚴厲對付。

這一批人以爲，以這種顛倒是非的惡責咒罵和破壞，就能打擊美術會，就能掩蓋他們一切無惡不作的可恥行爲，事實暴露了這一批人是“冒牌”的學生領袖，平時說話很“漂亮”，很“進步”，一碰到集體利益和他們個人的利益衝突時，就甚麼都暴露出來了！他們破壞得越厲害，就越暴露他們的嘴臉，廣大同學的眼睛是雪亮的，決不會允許這一批人爲非作歹下去！

其實這一批人並非對這一事件才這樣，而是一路來都是如此的，平儀事件就是一個生動的例子。平

掙扎中的腐朽勢力

我會是一個立場鮮明的文化團體，幾年來都堅決站穩“維護民族教育，發展健康文娛”的嚴正立場，堅決支持各種捍衛民族教育的鬥爭，尤其是母校中學部同學的正義要求，我們更是全力的支持。這對於意圖消滅民族教育的反動政權來說，是具有很大的阻力的，是一根非拔不可的眼中釘。因此，它必然採取對我會一連串的打擊，摧殘。過去，它逮捕和逼走我會歷屆的重要負責人，今天，它們更是虎視眈眈，窺機待動。但是，我們是經得起考驗的，任何更大的挑戰，我們都是敢面對的！因為我們堅信，真理是在我們這一邊的，誰如果要阻擋歷史車輪前進的話，它將被砸得粉碎，歷史將是最公正的審判者。

自從我會開辦幼兒班以來，學員人數不斷增加，這點說明了群衆熱烈支持我會，這不是偶然的，是因為我會辦教育認真，我會教導任勞任怨，教導有方，才有今天的成績。這些，同樣遭到反動派的仇視和打擊。

在我會招生之前，行動黨政權通過變相支部——人民協會，搶先進行招生，企圖以此多招些學生，來扭轉聯絡所缺少學生的現象，它們一路來就是採用收購暴力打擊左翼，支撐自己，這次，表現得更露骨了，除了時間上搶先外，還採取各種明的、暗的、甚至採取卑鄙手段，企圖打擊我會幼兒班。

“用錢籠絡行為可恥”

聯絡所的幼兒班給群衆很壞的印象，願意讓孩子去讀書的人很少，有些還中途溜掉，這使他們太傷心了，回頭看看左派政黨及團體的幼兒班，人數越來越多，他們內心酸溜溜地日思夜想，最後終於想到一條毒計：用金錢收買和籠絡左派的幼兒教導，這些行徑，在一些左派團體及政黨的某些支部，如湯申、義順、實龍岡花園及樟宜淡賓尼士等支部都使用過了，但他們是跑錯了門了，左派教導的津貼雖然低微、生活雖然清苦，但他們是真心

爲人民服務的，他們立場穩，志氣高，根本不希望行動黨人提出的一百二十元或一百四十元的薪俸，在倔強的左派幼兒教導面前，這些跑腿們碰壁了。

記得在去年年底，“吳國防部長”還在“國會”裡胡說八道，說甚麼左派團體的幼兒班“不合格”、“是‘貫輸共產主義思想’（？）但現在他們却是到處拉攏左派的幼兒教導，難道他們忘記了這些教導會被誣指爲“不合格”嗎？不是的！這完全證明行動黨官老爺們是前後矛盾、自打嘴巴。同時也證明了我們的幼兒教導有方，是具有高度的責任感的。

“明槍暗箭、心腸毒辣”

除了用金錢籠絡外，他們還要出各種毒計：到處謠傳我會將不開辦幼兒班；有些左派租用的活動地點，他們會以多一倍租金要房東逐掉這些團體，租給他們，但這一切都失敗了；他們企圖以“安全”和“前途”問題恐嚇家長，不讓其子女擔任左派的幼兒指導，他們又失敗了，當我們的幼兒教導去招生時，他們又派出特務到處跟蹤，製造白色恐怖，但這些都動搖不了堅強的左派的幼兒教導。最後，他們轉向村民進行欺騙恐嚇，因爲掛上“閃電”招牌是招不到學生的，他們對村民說：“這是政府的人民協會出來招生，不是屬於‘閃電黨’的”，當它欺騙不了群衆時，就改口說：“正規學校不收其他團體的幼兒班讀書的孩子”。這分明是進行詐作、欺騙。

“他做得，別人做不得”

掉標語，他們一面撕，一面說：“我們這樣也是支持平儀同學啊！”這個事件，就這樣被他們破壞了！可是，他們說這樣做是應該的，是對的，企圖誤導廣大同學。

這一批人，他們高舉家長制指揮棒，要團體的幹事服從他們，連他們的錯誤舉動也要幹事服從，否則，就說是違反組織紀律，是“特務”，是“貽鳥”，並加以打擊和排擠。他們就是這樣爲非作歹，散播反動言論，誤導廣大同學。

在“共和國”的“民主”招牌後面，也就是最獨裁最骯髒的地方。行動黨的招生工作，花樣真多，到處懸掛布條、分發寫了“九條優點”的傳單，張貼街招等等，但如果是我們也這樣照辦的話，他們就派出“警察”和“建國隊”到處亂撕，最近，它那“樹膠印國會”又通過一條“破壞行爲法令”。那麼今後我們的招生通告被撕了不要緊，可能我會的負責人還要被控坐牢一年、罰款兩千，又要遭受鞭打等等，好一條“神聖的法律”。這和古代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許點燈，有甚麼兩樣呢？

“教師品行決定一切”

行動黨聯絡所分發的那張“九條優點”裡，我們看到的所謂“優點”，多數是“有錢”就可以辦到的，這是受他們的本質規定了的。如每月學費一元，免費飲料食物，免費醫藥治療，定期參觀名勝等等。但是，有見識的群衆，關心的是自己子女去讀書後，是不是“學了乖”，是不是“進了步”，這是和教導的品行有關係的。他們雖然也提甚麼教員合格、經驗豐富，甚麼訓導兒童“勤有功、戲無益”、“甚麼薰陶”、親師友、習禮儀的美德，但這些都是“紙上談兵”，和他們教導的品行是相差太遠了，否則，他們爲甚麼要用高薪來聘請左派的幼兒教導呢？他們若真有這樣好的“教條”的話，何愁沒有學生呢？而且又何必使用最獨裁最骯髒的手段呢？

我會幼兒班的主要優點，在於我們的幼兒教導品格好行爲好，教學認真。在我會幼兒班讀書的兒童在進入正規學校的成績都名列前茅，性格天真活潑，不但會講簡單華語，還學會了計算時間、看日曆表，會演算十位以下的算式及了解各種圖形等等；在家裡，他們很有禮貌，又勤勞又愛整潔。教導們除了作好課內的教學外，還經常講故事寓言去引導和提高幼兒的思考能力，這些優點，和那些仗着有錢有勢，採取籠絡、欺騙、恐嚇、自誇、放冷箭等等又髒又毒的手段，這難道是爲人師表所應做的事嗎？

在此，我們懇切告訴家長們，像他們那樣的“辦教育者”你們放心把子女送給他們培養嗎？所以，希望你們本着對我會幼兒班的熱愛，把你們的子女送進我會幼兒班來讀書！



假痴假呆者

>莫呆<

全星五十萬名民族中小學生，自8月24日第一天上課就開始受罪，每天上第一節課前要“舉行嚴肅虔敬的宣誓禮”，像基督教徒祈禱一樣，這叫做“孕育青年少年的愛國意識”。

這種公民訓練，是在愚弄全星五十萬各民族中小學生，企圖奴化他們，使個個學生都變得癡大，毫無思想，以便利壯大反動派的勢力，鞏固其地位。

李光耀自執政以來，所搞的事都是極其反動的，像狼一樣狡猾，花樣百出，奇形怪狀，無所不有，能夠欺騙就欺騙，不能欺騙就抓，就鎮壓。這些蛇一樣的人，何嘗不知道舉行宣誓不能訓練好公民，那幾句混帳話更不能建國。但他們却這樣認真，假中帶真，無非要蒙混百姓，誤以為新加坡市，是一個所謂“共和國”，有總統，有內閣。住在新加坡的人，就是“新加坡民族”，做為公民的要守衛這個“共和國”，叫嚷甚麼“好男要當兵”，於是“共和國”的勞工部長就在那裡踏步踏了。這些人故意做這些傻相給別人看，企圖魚目混珠，分辨不出“共和國”的真假，好讓他們永遠有官做，永遠地壓迫和剝削廣大的勞動人民，這是極端的愚蠢，新加坡的老百姓也未必都還這麼愚蠢，連這點手法都看不出。魯迅曾經說過：“你要是把假痴假呆看做真痴真呆，當真認為可笑可憐，那就未免傻到不可救藥了”。

但，右傾分子把“共和國”這

一切都當真，是現成的事實，那就不是未免傻到不可救藥，而是和反動派同出一轍了，是個假痴假呆者。

現在的這些假痴假呆者，進行這種公民訓練，和西班牙的武士堂·吉訶德先生一樣，這位住在西班牙拉曼却省的紳士，是個十分老實的書呆子，那樣的癡大。可是住在馬來亞新加坡市的律師，可就不同啦！這兩位先生，一個是真痴真呆者，傻到在黑夜裡仗着寶劍和風車

開仗，實在可憐可笑；一位是假痴假呆者，像江湖客和流氓一樣，很會愚弄堂·吉訶德式的老實人，而自己又假裝着堂·吉訶德的姿態。

這種假痴假呆者，“訓練”全民，愚弄全星五十萬各民族中小學生，未必不能做出甚麼名堂來。今後，“共和國”將又出現另一批真的堂·吉訶德先生出來，以他們愚笨的鬼惑技倆再去教育下一代，這樣一代又一代，綿綿不絕，使馬來亞永遠灰色，永保資產階級的江山！故此，這些假痴假呆者，是歷史的障礙物，我們有義務起來清除，把這些破爛貨掃進歷史的垃圾堆裡去！

多售票，廣宣傳

· 岁 ·

緊接着全島性訪問簽名運動勝利地告一段落，“援越抗美委員會”所決定的另一項工作——援越抗美大演出，已進入緊鑼密鼓的籌備階段。反動政府戰戰兢兢，妄圖通過搜捕、污蔑、延遲批准等手段，竭盡阻撓與破壞之能事，陰謀迫使演出“胎死腹中”，然而終究“黔驥技窮”，無法得逞。

這次的演出規模之大，不僅是前所未有的，並且是具有深遠的重大意義的戰鬥性的演出。援越抗美是全世界人民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也是我們馬來亞人民反帝反殖的鬥爭任務。通過這次的演出，將

把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鬥爭的英雄氣概和偉大的革命精神，以及全世界人民波浪壯闊的援越抗美鬥爭熱潮，呈現在群衆之前。反帝反殖的鬥爭火花將傳遍全島各個角落。

有人說：援越抗美大演出，把我們的文藝事業帶上了政治鬥爭的道路。是的，我們的文藝，再不應是小市民消愁遣悶的安寧藥，更不應是資產階級無聊的玩賞品。它應當為人民的正義鬥爭事業服務。這才是真正的文藝、戰鬥的文藝。我們很需要這樣的文藝，我們向來就很少機會看到這樣富於戰鬥性的演出。我們希望經過這次演出，將促進我國藝術活動的發展，走上一條“為革命而藝術”的道路。

這次的演出工作，在全星工團、政黨和進步的文化團體的積極推動底下，排除萬難，突破重重的政治壓力，好不容易才得到當局的批准。目前，售票工作正在全面開展。盡管時間是那麼緊促，我們也一定鼓起萬丈雄心，做好售票工作，把援越抗美的演出音訊傳播開去。

我們呼吁全體會友和村民，熱烈響應“援越抗美演出委員會”的號召，踴躍購票，藉表我們對越南人民正義鬥爭援助與支持。

同事們，會友們，讓我們“乘長風破萬里浪，鼓幹勁達九重天”，為保證演出的成功，多售票，廣宣傳。

「共和國」的法西斯法案

▼ 妄法 ▲

8月19日，所謂“共和國”的國會又提出一項重要法案，這個法案稱為“一九六六年破壞行為懲罰法案”，這是個別開生面的法案，也只有如此“共和國”，才有這種法案。

在這個法案中，李光耀法西斯政權規定：“除非事先獲得當局的允許，任何塗寫或張貼標語，漫畫，懸掛布條的人土，可能被罰款不超過一千元或監禁六個月，甚至受鞭笞。”這是赤裸裸的法西斯暴政。

這個法案，暴露了李光耀法西斯政權是隻紙老虎，並不可怕；同時，也說明了“共和國”是假的，經不起貼在路燈上，牆壁上標語的揭露。這些標語發揮了它的威力，達到了鼓動和宣傳的作用，人民都知曉了“共和國”是甚麼貨色，李光耀是怎樣的一個吹鼓手，難怪“共和國”要提出這個法西斯的法案了。

這個法案的提出，再進一步說明了，一切反動派都經受不起人民的大拳頭，它們最害怕的就是人民的鬥爭，龐大的群衆運動，同時，

也讓廣大人民看清了反動派的本來面目，反動派一到臨死的時候，它甚麼也顧不了，它為自己打扮的“民主，幸福，自由”的招牌，統統都被自己扯光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左派在反假獨立，反大馬的鬥爭中，所進行的宣傳工作，取得了初步的勝利，這個法西斯法案的提出，證實了這一點。我們應該再接再勵，從這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必然的，今後還會有更多法西斯法案的提出，同樣，反動派死亡的日子也就更近了。人民的解放風暴，絕不會因為反動派露出窮兇極惡的魔爪而嚇昏，相反，人民的解放風暴，將掀起滔天的巨浪，席捲這些妖魔鬼怪！

打奴才落水又從而痛打之 …厲…

奴才通常比主子更凶狠，奴才要不兇狠，怎允得主子桌下的殘骨頭呢？

看了“自由人協會”八月十六日的聲明，給人的印象就是這樣。一個人出賣自己的靈魂，已是下賤了，下賤的東西組合的下賤協會，豈不表明這伙人百分之百的下賤嗎？豈不是讓人民更看衰了嗎？

“適應需要”正是奴才的自白，天下奴才都是看主子的眼色謹媚，行兇，討主子的歡心。奴才說：“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說得完全對，倘若反動派被人民鬥爭的汪洋大海淹沒了，奴才也就休想做“完卵”了；這個真諦，奴才深深了解，而且背得很熟。他們的命運和主子的命運是分不開的。奴才就是奴才，當然最守奴才的規則。奴才的基本原則，當然是安份守己地替主子服務，要不，頸項繩着的紅繩被主子一拉，豈不被勒死了嗎？

事物有時會向反面發展的，左派人士也會發展成爲叛徒，當了奴才。這些奴才，就是這樣，像喪家之犬，向主子呼喚，向正義的人們狂暴（口旁），顯出一副可憐相。但，又非常勢利；帶有野性，有些像狼。不信，你看，奴才說：

“這些先生們，爲甚麼不清夜捫心，你們對前政治拘留者到底有

過任何關係？到底有過任何幫助？難道我們不應該向政府尋找職業嗎？難道我們不應該向社會人士尋求援助嗎？難道我們應該露宿街頭，無衣無食嗎？先生們，你們今後又能爲我們做些甚麼呢？”

好一副奴才相，可惜！魯迅先生死得太早了，不然，他若要知道這事，必將橫眉冷對這些懷蛋，投手匕首，刺進他們的要害。

其實，奴才是不了解甚麼是正義，甚麼是真理的，其下賤的靈魂也永遠不會理解甚麼是爲人民服務，甚麼應該支持，甚麼應該反對的。奴才頂多可憐的狂暴（口旁）：“先生們，你們今後又能爲我們做些甚麼呢？”這種自私自利，只爲個人而出賣靈魂，出賣左派事業的說白，是令人憎厭的。奴才們，請放心，要爲你們做的事情很多，左派將掄起竹竿，將你們這些狗東西親自打落水，並又用竹竿在水中從而痛打之，毫不惋惜。

魯迅在“論叭兒狗尤非打落水

裡，又從而打之不可”一節裡，對“叭兒狗”刻劃的維妙維肖，十分具體，十分生動。魯迅寫道：“它却雖然是狗，又很像貓，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惟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臉來。”這就是奴才的形像，是奴才的典型性格，過去和現在都是一樣的，魯迅主張打落水狗，他說，如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來，不僅要咬你，而且最低限度要濺你一身污泥。所以他主張打倒它。他一點沒有假慈悲的偽君子作風。這個黑暗社會的小奴才們，統統都是叭兒狗，我們不應憐惜這些蛇一樣的惡人，包括右傾機會主義者，都得打落水，從而痛打之，這樣，才算真正把魯迅打落水狗的精神，運用到實踐中去。這是血的教訓，我們應該深深記住。

我們應該好好向魯迅學習，他沒有一點奴顏媚骨，他有的是不屈不撓的戰鬥精神，對敵人的刻骨仇恨。我們應該永遠保住自己的清白，不當叛徒，不當奴才，使革命的美妙青春常在，到艱苦的環境中去考驗！

為「特輯」申冤

— 文 —

我會出版週年紀念特輯，今年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而這次出版的“第十二週年紀念特輯”，還是在難產中誕生的。然而，它剛出版不上一星期，竟被反動的行動黨政府宣佈爲非法刊物。想不到這個“難產的嬰孩”，竟如此多災多難，而終於面臨被反動派扼殺的命運！真是“冤枉”之極。

行動黨政府禁止我會出版紀念特輯，是具以甚麼理由。它既沒有公開宣佈，亦沒有來函指出，我們當然無從得知。總之“非法”就是，至於爲何非法，那只有天曉得！不過，我們也曉得，那是行動黨政府在壓制健康文化，害怕人們揭露他們的醜惡面目！因爲，特輯中的文章都是來自會友們的投稿，都是有感時而作，有感事而發的，自然不免要抓到反動派的瘡痏，於是它們就暴跳如雷，宣佈爲非法了。其實，如果要說“非法”的話，那也因爲“非”的是反動派的“王法”。

記得行動黨初上台的時候，也會一度高唱“反黃”，然而時至今日，黃色文化不但沒有消滅，反而更加猖狂，這正是行動黨政府假反黃、真壓制健康文化的結果。行動黨自執政以來，便採取一系列野

蠻手段，逐步剝奪人民的言論、結社、出版的自由。而這種反動措施，今天已經發展到一個嚴重的階段，最近“南風”准字被弔消，也就是一個鐵證。

行動黨一面壓制和摧殘進步的健康文化，一面大力宣揚反動的黃色文化，反動的、黃色的書刊不斷出現，充塞市面，甚至大報、電台也撥出大部分版位和時間，來刊登和廣播武俠小說，這些黃色思想毒素，嚴重地麻痹和腐蝕廣大讀者的思想，使他們成天想入非非，而李“總理”則高呼“更進一步”，這就是行動黨政府施行的反動的文化政策。

某一些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看到我會特輯被禁止，便乘機大肆攻擊我會，說我們“過激”、“太紅”、“這是怎麼搞的”等等。他們不敢譴責政府，反而爲它幫腔，咒罵我會，他們還是標榜左派的人士

，我們不知道他們這樣做是否也是奉了某些“先驅者”的命令。更令我們驚奇的是，他們只憑報上的一則新聞，並未會看到我會特輯的內容，而居然已經感覺出那裡面充滿了“青年人的衝動”了。這實在是嚴重到令人遺憾的神經過敏症。

我會特輯的被禁止，我們絲毫不以爲奇，因爲那是行動黨政府摧殘健康文化的一貫措施，是不可避免的。假如爲了我會特輯不被禁止，而要我們支持反動派的言論，我們絕對辦不到！要我們談風花雪月，我們不願意，也沒有興趣！我們決不會因反動派禁止我會特輯的出版，而放棄我們堅持正義，維護真理、推展健康文化的神聖任務。

我們要爲特輯申冤，但決不會是向反動派申冤，而是要向廣大人民群衆申冤，控訴行動黨政府的卑鄙手段。

我們應當學習魯迅先生的果敢的戰鬥精神，要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就必須敢寫、敢說、敢罵、敢笑！

越南必勝，美帝必敗

馬來亞人民抗越美詩歌造型

吉田
彥京
合著

※※※序詩※※※

(配樂：國際歌)
(效果：砲聲轟轟)

五洲四海風雷滾動
東風浩蕩，反帝事業，萬丈霞光
亞洲在戰鬥
非洲在戰鬥
拉丁美洲在戰鬥
全世界在戰鬥
看！砲火映紅了人民的天空
看！帝國主義地動山搖
千年的奴隸要翻身
萬斤的鎖鍊要斬斷
殖民主義要打倒
帝國主義就要滅亡

這是人民的新世紀
人民要大聲歌唱
人民要用最激烈的感情
來歌頌！來讚美啊！
歌頌我們的越南兄弟
讚美我們的越南英雄

越南啊！我們的英雄
你站立在抗擊帝國主義的最前哨
用你強大的威力
用你鮮紅的熱血
實現着我們偉大的理想
——人民的自由和解放！

越南啊！我們的兄弟
你屹立在戰鬥的火海中
高舉革命的紅旗
你代表千百萬的奴隸
宣判了帝國主義的死刑
你莊嚴地證明了一個真理
真正強大的是我們人民
人民無敵於天下
人民戰無不勝

越南啊！我們的兄弟
我們最親愛的兄弟
越南啊！我們的英雄
我們英雄中的英雄
你是我們的紅旗
你是我們的方向
我們要向你學習
我們要沿着你的道路前進
我們要大聲歌頌你
歌頌東風壓倒西風
歌頌反帝事業光芒萬丈
歌頌反帝事業光芒萬丈

× × × ×

第一場

(效果：風鳴電號，戰鼓咚咚)
一九四五年八月起義的抗日烽火
燃遍了長山南北，紅河兩岸

越南人民站起來了
舉起解放的旗，抓緊手中的槍

一陣春雷滾過長空
一桿金星紅旗升起來了
從河內的巴亭廣場
傳來一位老人的聲音

胡志明主席啊
你是越南人民的太陽
你是印度支那半島的巨大
在漫長而堅苦的革命歲月裡
你自己一生的青春
交給越南祖國，交給越南人民

(配樂：越南民主共和國國歌)
胡志明主席啊！

你代表三千萬越南人民
宣告了越南民主共和國的誕生
胡志明主席啊
你用豪邁的氣魄
你用堅定的聲音
表達了人民嚮往自由的意志
表達了人民保衛國土的決心

但是，
法國侵略者
又把他們的槍砲
劙子手！

罪惡！

流血！
死亡！
把一切最骯髒的東西
帶到越南來
法國侵略者妄想
用他們罪惡的黑手
來絞死年青的共和國
重新霸佔越南

不！越南人民不答應
挺起胸膛的人永遠也不會再低頭
不！越南祖國不答應
神聖的土地不容許強盜侵犯
不！世界人民不答應
不准法國侵略者破壞和平

(效果：火光衝天，呼聲陣陣)
英雄的越南人民

——爲了自由，爲了解放
冒着敵人的砲火
向前挺進！向前挺進！
聽哪！大地震撼着奮戰的呼號
看啊！越南人民爭先殺敵上前線

(配樂：反帝大旗遍地揮)
(效果：歡樂的鑼鼓聲，興高彩烈的歡呼聲)

一九五四年五月七日
這個光榮的年頭啊

這個偉大的日子啊
經過了八年的浴血抗戰
越南人民終於取得勝利了
捷報！

捷報！！！
共和國的金星紅旗
又插上奠邊府，迎風飄揚
捷報！

捷報！！！
捷報！！！
法國將軍納瓦利舉起了雙手投降了
越盟軍殲滅一萬六千名強盜

人民在歡呼
世界在歡呼
歡呼武元甲
歡呼奠邊府
歡呼神奇的越盟軍
歡呼新生的共和國

勝利終於來到了
長山笑出了淚水
紅河嘯響浪打浪
興奮的心呀在跳躍
人民伸出激動的手來迎接勝利

過去是一段八年的日子
在多少個戰火紛飛的黎明
在多少個槍林彈雨的黑夜
越南人民等待着這一天
這一天終於來到了
從戰鬥中走過來的人
從砲火裡走出來的人
身上還帶着血跡
臉上還燒着硝烟
人們懷着深深的痛苦
悼念着死去的同胞
人們決心用百倍勤勞
把越南祖國建設成花園
來安慰死去的同志

可是，戰爭的創傷還沒有復元
深痛的悼念還沒有平靜
日內瓦協議的墨跡還未乾
越南人民開始走上建設的崗位
前門才趕走法國侵略者
後門就闖進來美國豺狼

看啊！美帝國主義張開血盆大口
妄想把越南吞掉
掠奪越南的資源
看啊！美帝國主義伸出侵略的魔爪
妄想把越南變成進攻中國的跳板
推行它瓦解社會主義陣營的陰謀

看啊！美國強盜玩弄核訛詐
妄想實現它的“全球戰略”
奴役和剝削全世界人民

美國強盜不遠千里
從地球的背面
把戰爭
 把壓迫
 把死亡
帶到東方
 帶到越南
要越南的土地
 再染一遍戰爭的鮮血和眼淚

(效果：風吼雷鳴，燈火閃閃，
 槍聲一片)

但是，強盜的屠刀
壓不住反抗的怒火
美帝國主義的槍砲
壓不倒革命的人民
沒有其他的東西
比自由更加可貴
沒有其他的力量
能阻擋人民嚮往社會主義的心
要戰鬥到底南方人民
爭取越南祖國的統一
建設我們的祖國
建設社會主義

看！人民起來了
在山溝、在田野、在叢林
在河畔、在越南的每寸土地上
舉起竹矛長刀
抓起了石頭、拿起了弓箭
向萬惡的美國強盜
展開你死我活的鬥爭

我們要大聲責問啊
是誰撕毀了日內瓦協議
——是戰爭魁首的美國強盜
是誰破壞了印度支那的和平
——是世界公敵的美國強盜
是誰侵犯了越南人民的江山
——是萬惡的美國強盜

(效果：河水聲宣，氣勢沉郁又
 頑強)

越南錦秀的江山
從此分割成兩半
邊海河啊！就在十七度線上
賢良橋橫跨過宣撫的江水
爲甚麼有水不能渡啊
有橋不能行

邊海河啊！你日夜嗚咽
訴不盡越南人民的悲痛
邊海河啊！你日夜奔騰
像越南人民心頭的怒浪
妻子兒女，父母兄弟
骨肉拆散啊！南北一方

在越南南方
美國強盜用逮捕、用監禁、用拷打
用毒藥、用凝固汽油彈
用細菌、用集體屠殺
用盡一切最卑鄙野蠻的手段
來壓迫越南人民
來殘殺越南人民

越南的土地啊——
鮮血流成河
美麗富饒的家鄉
變成灰色的焦土，一片淒涼

(效果：風聲呼呼，雷聲隆隆，
 電光閃閃)

烏雲滾滾，遮斷了賢良橋
電光閃閃，照出了斑斑血跡
美國強盜在越南，
做過多少滔天罪行
他們滿載炸彈的飛機
到處在轟炸
屠殺越南人民
他們把燒夷彈
射進農田
焚燒稻谷
毀滅人民的血汗和希望
他們用迫擊砲
用噴火器
轟倒房屋
燒毀溫暖的家

他們用槍托
用皮鞋
毆打男女老幼
把鄉親們關進“戰略村”

他們用粗大的繩索
把年青力壯的男人
抓上戰場，充當砲灰
他們用帶血的刺刀
奸淫和殺害越南婦女
他們還把毒藥投進水井
毒害鄉親們啊……

(效果：戰略村之夜。佛子聲，
 風雨聲。)

“戰略村”是黑色的監牢
村外有深溝
村內有崗樓
碉堡里住着美國強盜
街道上有偽軍巡邏
晚上的“戰略村”漆黑一團
只有崗樓的探照燈啊。
不停地來回照射
人民握緊拳頭
憤怒地聽着
那空蕩蕩的街上
美偽強盜巡夜的脚步聲
在黑暗里
憤怒的人民
冒着死亡的危險
躲過敵人的燈光
爬過敵人的深溝
把糧食帶給游擊隊
在微弱的燈光下
老大娘拿起了針線
給游擊隊縫衣做鞋！
在深深的黑暗中啊！
人們躲在棉被里
給游擊隊送情報
在深深的黑暗中啊！

(待續)

(接第二版)

我們的理想，都是爲了反帝、反殖
、爭取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
的馬來亞，如果對這一點還有異議
的話，就不可能團結一致，共同對
敵了；相反，只有通過鬥爭解決這
一矛盾，把持有與這一目標違背的
人打倒，調整左翼隊伍，使步伐求
得一致，這才是正確的做法。

某一些人以爲，這樣大力反對
右傾機會主義，把對方當做敵人代
理人，他們不能同意，並以爲這樣
做是分裂主義；況且，他們還是搞
了幾十年工作，堅決反帝反殖者，
甚至坐過監牢。這一個問題，我們
不應用形而上學的觀點和方法來
看待，我們以爲，一個人盡管他過去
對鬥爭有過貢獻，但只要今天他
違背鬥爭路線，出賣左翼、出賣人
民，我們還是要打倒他們的，不好
以爲搬出過去的功勞，就可以迫使
我們放棄對他們的鬥爭，這是幻想
的。我們對他們衡量的標準，是看
他們是否始終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
相結合，是看他們有沒有始終反對
右傾機會主義，還是宣傳右傾機會
主義；是捍衛正確路線，還是反對
正確路線。誰違背這個標準，誰就
是分裂主義者。

總之，右傾機會主義是左翼最
主要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和反動派
的代理人，我們一定要肅清到底，
反對到底；不打倒它，決不收兵。

某一些人，以爲文化團體不應
該談這問題，會太過於暴露，過激
，只適合談文化教育，不應該談政治
和思想。這種看法，比反動派還墮
落，反動派的御用團體，御用文人都
在大談特談政治，哈里李都勸學生
不要“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
以便替行動黨做吹鼓手，幹反
革命工作，難道我們這樣一談，就
不行了嗎？就大驚小怪？

林清祥說過：“政治就是我的
生命，我認爲人是不能脫離政治的
。”況且跟右傾機會主義鬥爭，並
不是單單黨派和工會的專有品，而
是整個左翼運動的事，從工運到學
運，都有右傾機會主義的存在，更
何況我們是文化團體，右傾機會主
義在青年知識份子顯得更嚴重；更
何況我們還是堅決站穩立場！負起
推展健康文娛和爭取祖國真正獨立
的鬥爭的一員。因此，我們沒有理
由不響應這個呼吁：“所有站穩立
場，堅持群衆鬥爭的同志和朋友做
好思想準備，迅速行動，採取一切
有效的、必要的措施，深入開展思
想教育運動，徹底批判右傾機會主
義。”

讓我們團結起來，把反右傾機
會主義鬥爭進行到底！